

A woman with her eyes closed and arms raised, wearing a checkered dress, is the central figure of the cover.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he lighting is warm, highlighting her skin and the texture of the dress. The title '女人不是祸'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red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image.

女人不是祸

竹林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青春少女莲莲不堪寡母追求扭曲的情爱,毅然踏上了赴云南军垦之路。

在那里,她目睹了一幕幕人间惨剧:权力野兽奸广播员露露;职业打手打死无辜知青;知青们愤起抗争,后团竟派军队把知青围困起来,断绝了他们的粮食供应;露露把被奸致的亲生儿子煮了给大家充饥,最后投身波涛滚滚的澜沧江……

莲莲与指导员同居了,但她忘不了与龚献心驰神往的爱情,却又屡屡在指导员爱抚中获取肉体满足。

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令人激愤。

曲折迷离的情节令人家不释卷。

作品文笔清新优美,描写细腻传神
掩卷之后,发人深思。

目 录

1. 啊，澜沧江……………(1)

你欲后退，欲犹豫，欲改道而行，可是激流挟裹着你，恶浪推推涌着你，在那样的淫威下，一切都被撞得粉碎，连同你的思想，你的肉体，你最后的欲望……。

2. 别了，妈妈……………(14)

妈妈仰面躺着，两条雪白的，线条优美的大腿叉得很开，月光下，黑色的三角区纤毫毕露。

3. “墨江”的启示……………(25)

意识到自己披头散发，忙解释：“我刚洗了头，所以……”

4. 权力野兽……………(45)

他一只手使劲抓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不顾一切地手插进我的衣服，湿漉漉的坚硬的手指在我的胸脯狠狠捏了一下，然后向下滑去……

5. 幸福是向魔鬼讨来的……………(55)

“楼紧我”。他严厉地命令：“我只有一条胳膊能使劲。”于是，我把他的脖颈搂得紧紧的。为着羞层我闭上了眼睛。

6. 缄默的星空……………(73)

“我相信你”。他喃喃地说，声音有些哽塞，“你眼睛告诉了我一切，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相信你……”

7. 山路迢迢……………(94)

他说他原以为中国被某个女人搞坏了。可是有一天，他和全体“联动”成员突然从监牢里放了出来，用汽车直接到人民大会堂。

8. 我们的热血……………(119)

在混战中我挽着露露，我始终挽着她不放。我们为权力野兽的末日而欢呼，这是灵魂

最隐秘最沉重的庆典!

9. 生命是怎么诞生的……………(142)

居然也没出事,孩子生下来了,又红又皱一声不哼,像耗子一样在母亲的胯间扭动着。

10. 灵魂的涅槃……………(169)

我不顾一切地扑到他的怀里,两只手紧紧抱住他宽厚的背脊:“你没走,你没走!我晓得你不会走”。

11. 蚂蚁冢上的泪水……………(183)

这时有人扯我的裤子。我想反搞,可手一点也动弹不得,只好拼命地踢腿扭腰借此来抵制。不知谁哑哑地笑起来:“嘻嘻,还怪来劲的。哥们,开开荤!”

12. 死不瞑目……………(222)

我赶紧把她扶起来。她好像已经没有知觉了,瘦弱的身子比平时重了一倍。我慌慌张张,呼哧呼哧地把她弄到床上。

13. 最后的晚餐……………(232)

说罢，似乎再没有什么话了，单薄的床板在这些年轻健壮的躯体下发出吱吱的呻吟。

14. 我欠了我自己……………(252)

在床上，在柔软的毛毯下面，他常常气喘吁吁地我说：“如果人生有什么终极目标的话，那么，我的终极目标就是你。”

15. 世界瞎了两只眼……………(210)

可我觉得我的灵魂正从瘫痪的肉体里逸出，又一次试图背叛什么。

16. 象牙少妇……………(289)

他最后褪去我的内裤的时候，伸手在我的小腹上摸了一摸：“啊：“无以比拟的腹肌，东方女性的杰作。”

1

啊，澜沧江

我想，终我一生，不会再看到像澜沧江这样奇丽、这样凄艳、这样汹涌而剽悍的河流了。人的一生就是在河里游泳。

那水有时清澈，有进浑浊，有时舒缓，有时湍急，有时恶浪滔天，有进光滑如明镜；有时抬起头来，只见蓝天白云。绿树远岸，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人铁怀抱之中。

你张开双臂欲去拥抱，可是突然间，矗立在面前的是黑色的嶙峋怪石。它们露出一副狰狞可怖的面孔，张牙舞扑地向你扑来。

你欲后退，欲犹豫，欲改道而行，可是激流挟裹着你，恶浪推涌着你，在那样的淫威下，一切都被撞得粉碎，连同你的思想，你的肉体，你最后的欲望……

也有这样的時候：在你周围什么也没有，无边无际的空旷，无色无嗅的混沌；你呼唤得不到回应，你责问没有解答，世界的额上写着“虚无”，你的心里一片空白。

没有花的娇红，没有草的嫩绿，甚至也没有墓穴的昏黑，

白花花的沙砾燃烧着干渴的欲火，负月和飓风留下的爪痕像一串道家的符咒。

“请你谈谈你的成才道路。”

“请你谈谈如何打破旧的习惯势力，第一个穿上‘比基尼’参加比赛的？”

“听说你曾经双腿瘫痪过，请问你是如何重新站起来顽强锻炼并夺得全国健美冠军的？”

闪光灯对准了我，鲜花向我抛来。我站在人生光辉的顶峰，可是崩溃随之而来。

没有外界的触动，没有人为的压力。这种崩溃是我心底的情绪，它仿佛一座雪山，被地心喷发的火焰烧灼了，只有倒塌，除此之外，没别的出路。

我说，我的河没有了，它消失在沙漠里，连一丝湿润的痕迹也不曾给我留下。

即将成为我丈夫的那个人发出轻轻的笑声：“如果你愿电，你也许能看到密西西比河，看到茶茵河，看到泰吾士河和尼罗河……”

是的，世界上的名流大宽数不尽，可是，我的河在哪里？我的澜沧江，我的蔚蓝和浓绿，我的雨雾和光明，我的爱，我心中的河……

翠绿色的孔雀还在浓雾中沉睡，林中有小鸟已唱出了清晓的歌，牛奶似的乳胶汨汨流进我的铁皮小桶，我悄悄采下一朵火红的攀枝花在胸前。

我是贫穷的。我的双颊气少血色。我没有新的衣服，没有香的脂粉，我唯一的装饰是一头浓密的黑发，还有就是，这

朵掖在破旧军鞋装上的火红的攀枝花。

在大海一样浩渺的亚热带雨林中，丛生着密密的香茅草和玉石一样纯净的野缅桂，巨石上爬满青苔，砍倒的毛竹像断臂一样搭在湍急的溪流之上。

奇异的怪藤巨蟒一样杀着巍巍古木，妖冶的花草在伟岸的树身上发出妓女的声。在墙一样陡峭的断崖中间，澜沧江轰鸣而下，像奔腾的列车，像咆哮的野马。

蹑足走过摇晃的竹桥，哦，澜沧江，我战战兢兢地匍伏在你的脚下。你呼啸着奔向自由，初生的太阳为你披上斑斓的彩衣，于是，我的花朵和我的容颜一样黯然失色。

我羞愧地摘下胸前的小花，把它抛进河里。破碎的花儿转瞬即逝，不曾留下一点张斑。

哦，澜沧江，你的激情似这水流滔滔滚滚，无穷无尽，不在乎花瓣上的一滴露珠。

然而你确实卷走了我心中的花朵，澜沧江！

这条江，我是经常想着的。

在成千上万次单调枯燥和训练中，我看到的，不是胜利的桂冠，不是成功后的喜悦，而是这条江，我痛苦和欢乐的源泉，我悲哀和忧愤和深渊。

只有自己知道我在想着它，别人谁也不会理解，有关我那条江和那个地方的电影、画报，还有旅游介绍之类的文字，我是从来不看，不看也不听。仿佛那是我的一个禁忌，其实是我的伤口。

只有我自己任意拆开伤口上的绷带，享受彻骨疼痛给我

带来的冰冷的快意。

那条江就在这里，在无所不在的宽气之中。只要那外被称之为生命的东西还留在我的躯壳中，我就能感觉到它存在，它默默的、无言的存在。坐在通向虚幻的门槛上，我悄悄地望着它……唉，我的血管流动的血，我身体里密布的神经。肌肉可以锻炼，它的形态可以重新塑造，血和神经却永远无法改变。

我因此而看到另一个我。

也许那是本来的我；不过也许并非那么一回事。

我因此而对现在的我发生了怀疑。

问题是，世界上只允许有一个我。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无意中我翻出一张照片。是妈妈生前最喜欢的那一张。

不是爸爸的遗像，不是青春少女的情影——都不是。它是细而弱的两株竹子。

一片洁白的背景上，一株秀竹亭亭玉立，虽纤而不失挺拔，虽纤弱而不失刚劲，凛凛傲骨，仿佛永远不知弯曲为何物。

另一株竹子则在旁边弯成了180度的弧线，同样纤细但是坚韧，同磁柔弱但是顽强。可以说，它的枝梢已经弯到了根部，也许它从来没挺直过身躯欢呼过初升的太阳，可是它依然生机勃勃，弯弯的青青的竹节中透出无限强盛的力量。

照片背后有妈妈娟秀的字迹：“你能做到吗？我能做到吗？”

我不知道妈妈问谁。问爸爸，问自己，还是问我？

我想她首先责问的是爸爸。

我没看见过爸爸。

差不多同样的时候，我和他同处黑暗之中。

他在大地黑暗而冰冷的墓穴里，我在妈妈黑暗而温暖的子宫里。

我冲破黑暗哭叫着来到人世，他却永远滞留在那个黑暗中了。

伟大的不朽的永恒司开了我们。人们说他死了。可我不这么认为。生命是不会死的，永恒玉在它的孕育之中。

所以我相信我是爸爸的生命的再现。可是爸爸的一生对我来说是个谜，我究竟是延续了这个谜，还是变异了这个谜，抑或二者兼有之？我不知道。

早就有瞎子掐着手指嘀咕：“这孩子命硬，活活克死了她爸爸。”

好在妈妈不信邪，她辛酸地一笑，说：“她爸爸的死是因为他自己缺乏修养。”

我想妈妈的修养也不算好，否则她应该说，爸爸的死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等等，等等。

妈妈小时候很苦，八岁上就跟外婆出去帮佣——这就是妈过去人们常说的那种阶级苦，旧社会的苦。

到了28岁上她又回到了家乡，在小镇深深的石子路推着车，挨家推户在帮人倒马桶，气少润滑的车轮在石子路上发出吱吱的响声。丈夫是人们心目中的污秽，每天接触的东西又是污秽，污秽和污秽的结晶，她唯一的女儿，也是污秽了。

在学校里，没人理会这小姑娘，没人肯给她同桌。他们嫌她脏，嫌她臭，嫌她身上有粪便的气味，嫌她血管里流的因是

黑色的。

如果他们要惩罚一个人，他们就团团围起来，高喊着“一、二、三，”把那人朝她身上推来。那个站立不稳的可怜虫皮球似地朝她滚过来，只要一沾到她，他们便爆发出一阵阵开心的大笑。

她愤怒了，像一头被逼到绝路上的小野兽，毛发直竖，两眼射出绿色的光。她扑向他们，扭住比她高的男孩子又撕又咬，尖尖的湿润的牙齿在对方的手腕上刻下了一道红印。

他们愣住了；他们开始退却。有人向她露出讨好的微笑：“喏，我的橡皮是香的，借给你用一天，要吗？”

她把香像眼扔在地上，伸出穿着破鞋子的脚狠狠踩了一睛，然后扬长而去。

这就是我的童年。只有妈妈知道我并不脏。

我的头总是散发着粗肥皂的香味。我的手、脸、脖子和缀人补丁的旧衣服永远是干干净净的。小镇上的孩子整个冬天都不洗澡，在新衣服里面的身子，从脖劲下开始，那皮肤就变得粗糙，污垢一层硬硬的盔甲。被这样的盔甲裹住他们并不自知，也不觉得难受，他们习惯了。

我是不能忍受的。我是爸爸的女儿。爸爸——“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妈妈还保持着大城市里的生活方式。“一个星期不洗澡太难过了。”她这样说。她没钱带我上浴室，就从很远的农田拾来柴禾，把炉子烧得旺旺的，在家里给我洗。

我至于还记得，那澡盆是腰子形的大木盆。妈妈说这是

“鱼船”，是外公家开鱼行时盛鱼用的，它是外婆传给我们的遗产。我在鱼船里洗澡时，像一条直正的鱼。妈妈常常抓不住我，手一滑，任我在腰子形的大盆中扑腾玩水。这是我小时候最开心的时刻……妈妈自己也每天洗涤，工作完毕后总关起门来洗半天。她不知道怎样洗也洗不掉右派丈夫给她带来的罪恶，洗不掉世俗对她女儿的偏见。

女儿用牙齿和拳头为自己杀出了一条路，没有人欺负她了，至少不敢当面奚落她。她咬紧牙关习学，也要在功课上超过别人。她的成绩果然很好。她那倒观桶的妈妈，曾经做过小学教师。她能及时识别出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错别字并纠正他在拼读方面的错误。她上课常常东张西望，注意力很不集中，太集中了会使老师难堪。期末全县统考，她得了两个一百分。要评三好学生，老师说：“分数不是衡量上个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我们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她说体育我也很好，跳得最高，跑得快，男生也比不过她。老师说是的，你够野的，不过德育，德育嘛……

是的，德育她不行。她是爸爸的女儿，真理早就打扮好了，它穿闾金的外衣，戴着鲜红的帽子，供奉在神龛上，正发炫目的光辉照耀着瞎眼的芸芸众生。至于别的许观念，比如黑白，好与坏，善与恶，香与臭……等等，不过是这光辉所到之处的一堆色彩缤纷的橡皮泥，可以被入随心所欲地担成方的圆的，或者小狗猫，小鸡小鸭，担成什么都无所谓。

她还是一个小丫头，她几乎什么都不懂，连解方程也没学过，连分子、原子也没听说过，可是这样的体验，她已经有

了。从这点上来说，她比她满腹经纶的爸爸要强。她爸爸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学里教书，是什么博士，可爸爸也许到死也不明白这一点。而她，在走向生活之前，这些经验就率先进了她一片混沌的小脑袋。

县少年校到小学来选体操苗子，这消息不胫而走，高年级的小姑娘都打扮得蓓枝招展，几乎人人都希望自己被选上。一方面是文化的沙漠，一方面音、体、美又是至高无上的女神。数不清的家长推着自己的孩子向这位女神顶礼膜拜。恨不得让跛脚的女儿也跳《白毛女》，五音不全的儿子也唱杨子荣。至于体操嘛，当然，孩子也好，知识不高的家长也好，并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似乎就是蹦蹦跳跳，在高高的窄木条上走几个来回，小辫儿甩来甩去，脑后头扎一个漂亮的蝴蝶结。于是她们就照这个样子打扮起来了。因为有一点是很明确了，进了少年体校就用不着上山下乡，未来的工作，前途，一切的一切均在何险之中了。

她没有参别争。她自知没有份。

可是她在看，她冷眼看着他们。

她穿一长暗红色的短裤，一件破衬衫改成的小白背心，赤着脚，“嗤嗤”地上了爬竿。她从爬竿的顶端攀上铁架，又从铁架跳到旁的一棵树上。她本来可以直接爬树的，但觉得这样更惊险。这这一跃之间需要手、腿和眼睛极灵敏准确、高度协调的配合，而这一配合的瞬间给她带来难以言说的兴奋和快感。她喜欢这样。这使她感受到蕴蓄在身体内部的力量。弯曲则是其次，是以后的事。

她居高临下地看他们。她觉得他们一本正经做操的样

子真可笑，喊口令的老师也可笑。那个穿着拉链运动服的陌生人，皱着眉头转来转去的样子更可笑。

她是躲在树叶丛中的，本以为不会被发现。可不知怎么，有人看见了她。老师气急败坏地命令她下来。她狠狠地吃了一惊，心想这下要挨训斥了。不过她还栽下去，没有吓得仓惶失措。她不曾忘记攀到铁架上，然后顺爬竿从容滑下。

陌生人走到她跟前，看了她足足一分钟，最后微微一笑“你跟我来趟。”

从此以后，我每天办了学都去少年体校参加训练；从此以后我每天的早餐从泡饭变成了大饼油条。为了让我的午餐有肉和蛋，妈妈偷偷地买过血。后来，她把一毛几分钱一包的劳动牌香烟也戒掉了。

那烟是妈妈的苦闷月里的唯一奢侈，唯一消遣和享受。有时候，整整一天她什么事也不做，就关在屋子里抽烟。烟雾在剥落的墙壁和黯淡的家具间游移、弥漫，越积越浓，越积越厚，最后像波浪一样淹没了妈妈，妈妈被淹死了。她的眼睛空洞无物，神思恍恍惚惚，她的躯体里已经没有灵魂，灵魂出窍了，飞走了。飞到哪里我不知道，反正不会停栖在希望的绿枝上。

后来我知道，人类的灵魂总是天生成有一对翅膀，常常从躯体里脱颖而出，飞到一定的高度上，忽闪着提醒人回首往事，审视自己的一生，就像我现大这样。

不过在许多时候因为风，因为雨，因为雷电或者因为一个顽皮孩子的一颗弹丸，那翅膀打湿了、折断了，飞不动了，它没

有了去处也没有归途，它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自己，到哪里去认识自己，它甚至无法批判自己。它迷失了，它不知道自己为何物，没能力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它只好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

这“活”便成了一种习惯，一种连绵不断的死亡，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抑或不甘心，便想出来种种手段来麻醉：鸦片大麻……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毕竟无穷无尽。外公就是吸鸦片死的。他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边，妻子、女儿、儿子，一个都不在，陪伴他的只是一盏鸦片灯，也许是鸦片灯早已灭了。

外婆是鱼行老板的女儿，小填的鱼行，不逢富豪却也是殷实的小康之家。外婆天生丽质，有一双漆黑如画却不安分的眼睛。童年是在军阀混战中度过的，爱神从硝烟和火药味中呼啸着飞来。十七岁的外婆，和孙传芳部队里的一个青年一见钟情。好上了，她便愿意为他去死。灵魂要求她这么去做，未经风雨的羽翼只有奋飞的欲望。不久部队开拔，外婆撤下父母，撤下兄妹，撤下温馨的闺房和腥味的鱼，跟着军官私奔了。

不久，外婆生下了舅舅，又生下了妈妈，十年的甜蜜岁月，像快速的舞蹈旋律，像花瓣上的一颗朝露，突然，音乐戛然而止，露珠被炫目的阳光晒干、蒸发，一切消失得不留一丝痕迹，因为失意，因为军队内的倾轧，因为对日复一日家庭生活的厌倦，青年军官吸上了鸦片。在鸦片的麻醉下，他的灵魂摆脱了世俗的纠缠，在虚幻的仙境中获得了永生，而他的肉体却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他被开除了。

为了这个惩罚他更加渴望麻醉，渴望那个神奇的飘飘欲仙境地。这时对他来说，妻子、女儿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卖光